

〈四〉爪哇的家屋建築

相較於Namin Group的所在地Karawang，Tari位於中爪哇三寶龍城市西南邊的小鎮，以及Linah居住在中爪哇南部的農村，我看到更多樣式非常不同的家屋房子，以下將踏查的資料以三種類型來描述。

1. 傳統的爪哇木造房屋

傳統的爪哇木造房屋，分為Joglo（貴族宅邸）、Limasan（長屋式房屋）與Gladak（農村小屋）等建築類型，通常會使用名為「Jati」的柚木作為主要結構材料，如柱子、橫梁、門窗及家具。Jati因其堅硬、耐久且防蟲的特性，被視為高品質的建材，比較出現在富裕家庭的房屋或古代宮殿、寺廟、清真寺及其他重要建築中，而越堅硬的Jati顏色就越深。許多農村家庭喜歡透過蓋漂亮的房子來展現自身的門面與財力，若從某棟房子使用Jati為建材的多寡、顏色、雕刻細緻度等等，或許能評估該家庭的經濟狀況。但也不乏將在海外工作的積蓄用來蓋漂亮房子，卻沒有存款的家庭，如Linah就是如此。

Dewi也曾在台灣工作六年，她現在是女子寄宿學校裡最年長的學生，36歲，她還想再去台灣工作，她的先生則是一位船員。Dewi的家是一座類似Joglo，但較簡易形式的版本，房子從結構到外觀完全由Jati建成，卻是較便宜的Jati，色澤較淺。高聳的屋頂（傳統Joglo的屋頂是四坡式）讓午後的熱空氣得以流通，屋內的木雕樑柱上並沒有刻滿花草、鳥獸或伊斯蘭圖案，而是在四面牆上鑲嵌了藍色與綠色的花窗玻璃來增添裝飾。一般爪哇傳統民居分為（1）開放式空間的前廳，用於接待客人、社交與儀式活動；（2）半開放式的中廳，空間通常由一扇門與前廳連結，通常用於家庭聚會或私人儀式；（3）最隱私的內部空間，供家人居住與休息。而Dewi家則只分成前廳和後廳。

我認為Joglo的空間設計，也展現出爪哇社會的集體性格，因為在這趟踏查旅途中所拜訪的每一位人家，家屋內部的私人空間不那麼重要，家人們時常聚集在前廳，隨地而坐或是一起躺在Tikár（草蓆）或床墊上聊天、共渡時光，他們更重視彼此的相伴和交流而非個人空間的持有。

2. 郵購家屋

Tari在台灣工作時，認識了現在的先生，當時還是一個大男孩的他非法移工，在二人決定攜手回到家鄉一起生活時，Tari除了陪他去自首，也隨之開始在網路上挑選二人未來的房子。透過網路「郵購」房屋，特別是對於海外工作的印尼勞工而言，是一種遠端實現夢想家園的途徑。許多房地產開發商提供標準化設計的房屋，買家可以透過網路或中介選擇樣式、建材與裝飾，並預付款項，建商便會在指定地點開始施工，而家人可以監督施工。Tari透過手機郵購的房屋，是完全現代化的公寓樣式，她在遠端完成了家屋的建造，當回到爪哇，就直接入住新家了。

這類遠端購買、預訂施工的房屋在印尼近十多年來非常普遍，特別是在爪哇島與蘇門答臘島的城市與周邊鄉鎮。這類標準化現代都市住宅風格，格局通常是2-3房的設計，有開放式客廳與廚房，特別受到海外印尼勞工、年輕中產階級的青睞。房子通常是以水泥、鋼筋為主體，屋頂多為平頂或簡單的斜頂，避免傳統爪哇 Joglo 屋頂的高昂建造成本。

3. 現代與傳統並存的家屋

然而我也發現，即便當地人購買或興建了現代住宅，卻仍保有過往傳統的生活習慣，使得某些「現代化」設施變成象徵性的裝飾品，而非日常使用的空間或工具。像是Tari更習慣蹲著在地板洗碗，隨房屋一同訂購的美麗淺藍色流理台暨櫥櫃，幾乎只用來堆積日常用品。而除了Tari家的流理台這個例子，還有許多類似的案例，顯示傳統生活習慣與現代住宅設備之間的矛盾或共存：（1）如許多印尼家庭在新房子裡擺放了餐桌，但日常生活中

仍習慣席地而坐用餐，尤其是在較傳統的家庭中時常地上鋪滿Tikár，家人們圍坐著用手吃飯；（2）還有在許多新建的印尼住宅中，浴室裡會裝設現代化的坐式馬桶，但有些家庭仍然習慣使用在浴室角落安裝的蹲式便器，不使用衛生紙，而是用水瓢來清潔，這是當地傳統的如廁方式；（3）印尼語的「Mandi」為洗澡的意思，在伊斯蘭文化中也有「淨化」的概念，這個行為是指以水缸儲水，然後用小水勺舀水潑洗身體，因此會有像是Tari家的蓮蓬頭，是安裝在客房的衛浴式，而自己的主臥室則是使用Mandi的洗澡方式；（4）許多爪哇人家的現代化廚房與傳統廚房是並存的，像是Linah即使家裡裝了有著瓦斯爐的現代化廚房，她仍然習慣在後院的獨立小屋使用傳統爐灶烹飪，特別是燉煮傳統料理時，如Rendang（仁當）、Gudeg（爪哇燉香蕉花）等。

4. 殖民文化影響下的房屋樣式

而Linah家則有別於上述兩種建築樣式，是一棟既高、寬敞的，有著前後庭院的白色水泥建築，只有大門是Jati做的。要進入大門前，會先經過種有許多果樹的前院，裡頭有著她自己和其他朋友從台灣偷偷帶回來栽種的蔬果；在推開大門前要先拖鞋，登上台階，廳堂外兩側各有兩支粗壯的希臘式柱形城顯著的門面。這棟房子是Linah在台灣工作時，留在家鄉的先生設計的，也有著參考我的奶奶家現代家居隔間樣式的痕跡。偌大的後院有水井，木頭柵欄裡圈養著四頭羊，還有許多雞。

其實在爪哇農村也常見這種水泥房屋和希臘式柱子的家屋建築。這種以現代的水泥與鋼筋建材為主體，逐漸取代傳統的Jati，卻又保留歐洲風格裝飾的房屋，它的影響源自於早期荷蘭殖民時期在爪哇建的許多殖民建築，包括官署、教堂、貿易站及貴族宅邸等，具有歐洲新古典主義風格。後來在二十世紀初荷蘭建築師開始將爪哇傳統建築與歐洲風格結合，這種建築保留了歐洲的柱子與對稱布局，但採用了適應熱帶氣候的空間設計，例如高屋頂、大型門窗等以利於通風。許多爪哇當地人，特別是中產階級與受過殖民教育的精英，開始仿效這類建築建造混合風格的房屋，於是希臘式圓柱成為一種象徵富裕與現代化的建築元素，被認為是高級或雅致的，並在農村與城鎮中普及，即使不是殖民風格完整的複製仍常見這類的裝飾。



Dewi的家是一座類似Joglo，但較簡易形式的版本，房子從結構到外觀完全由Jati建成，卻是較便宜的Jati，色澤較淺。房子位於中爪

哇Kabupaten Kendal 裡的一個農村中。Dewi用芒果和餅乾招待我，照片左邊可看到那棵芒果樹。



這是Namin Group樂團團長Mbah Namin在Karawang Kota城郊的家屋中，牆上可看到掛著一幅他的肖像。樂團成員有許多人是Mbah的家人，有些跟隨Mbah學習

的樂手，雖然不是親屬卻已成為家庭親近的成員。而在爪哇常人家中，時常可以看到大家或坐或躺地聚集在同一個空間中。



照片中是女子寄宿
學校PT
NAHELINDO
PRATAMA的學員
們。其中一位學員
的祖父過世，她們
相約一同前往家中
致意。這是在Kendal
農村中常見的
Limasan（長屋），
前廳撲滿了草蓆作
為家人或訪客休息
和交誼的空間。



同樣在Kendal農村中
屬於富裕者的房子
子，可以看出Jati的
色澤更深，而且外
觀裝飾的雕刻非常
精緻繁複。

〈五〉農村中的愛情、親屬關係與離散

Linah的老家在名叫Kutawaru的島上，需要進入Cilacap城，再搭船前往河的對岸。她嫁給先生後就入住位於Cilacap東邊的先生家，後來這棟房子在她於台灣工作期間原地重建新屋。深深的院子中可見到左側有一棟用竹編牆、木頭搭建的老房子，那是先生的童年家屋，婆婆以前的家，如今已無人居住只用來堆放雜物。右側是則是二嫂和她先生家，再過去就是大嫂和她先生家。在爪哇農村可以常見到這樣以男性的直系親屬形成的聚居家族群體，在生活中互相幫忙，交換物資或是共同扶養孩子。而隨著全球勞動市場的影響，爪哇農村的婚姻模式與家庭結構可能也歷經變化，因為有許多像Linah一樣的女性選擇前往海外工作，這不僅改變了婚姻關係的締結方式以及家庭結構與性別角色的變動。

1. 快速建立的婚姻關係與分隔兩地的現象

在我所訪問的爪哇農村女性，從與先生認識到締結婚姻關係的過程相當短暫。如Linah的先生，是當時Linah在菲律賓工作的哥哥的友人，哥哥介紹二人認識，兩人隔海通過幾次電話，當先生回到爪哇時，哥哥即安排二人相見，雙方見面後很快地就決定結婚了。Rini是我在Kandal女子寄宿學校認識的中文老師，她通過Facebook與未來的先生認識，他從事海運的工作，二人於網路上交流一段時間後碰面，第二次碰面後雙方便決定結婚。但這種「有效率」的結婚締結，與全球城市化生活中的男女婚姻關係的易變，又有本質上相當不同的文化背景因素。前者重視傳統家庭關係的維繫，在受到經濟壓力的驅動下選擇了這個命定的姻緣，或務實的選擇，這對許多即將出國工作的女性而言，婚姻成為穩定家庭聯繫的方式，或許遠比戀愛關係來得重要；而後者則更多來自個人主義化下的影響。

這些婚姻的另一個特徵是，通常婚後女性便前往台灣、香港、新加坡、中東等地工作，丈夫通常留首家鄉或從事其他跨島工作，也許一年見上一次面，或者更久。夫妻之間的長期分離使得家庭的親子結構發生變化，孩子通常由祖父母或其他親屬照顧，而夫妻則通過寄送經濟支持維持聯繫。

2. 女性跨海工作的趨勢

全球勞動市場，特別是在亞洲與中東的家庭幫傭、看護等領域，對女性勞動者形成很大的需求，而我觀察到爪哇農村女性在婚前或婚後尋求跨海工作的比例似乎比男性更多，女性成為家庭的主要經濟支柱。除了上述提及的以男性直系親屬形成的居住型態，爪哇農村也保持著傳統的性別分工與文化習慣，女性不僅為家庭的照護者，長期以來在家庭經濟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參與市場交易、農業生產、負責家庭財務的管理等。當海外就業成為可能時，這一傳統讓女性成為家中“出外賺錢的人”便不是陌生的選項。

爪哇行的初衷便是因為藉由認識了Linah，對她選擇長時間遠離家鄉、家人，從事跨海的低階家庭勞動，是經歷了什麼樣的主體協商過程？踏查一路走來，所認識的爪哇女性不約而同地透露著共同的訊息：在這裡找不到工作，沒辦法賺錢。他們的生活強烈地受制於普遍的貧窮還境。這解釋了受訪的女性選擇出國工作的過程與目的，以及為什麼需要一再的出國，「我要賺錢，幫助自己，還有我的家人」，女子寄宿學校的女孩Ella說道。而在我的觀察中，這也不是純粹一種「利他」的行為，或者完全來自家庭道德經濟觀念下的影響，出國工作可以去到全新的世界，開啟新的人生，嘗試新的事物，這也是年僅23歲的Ella想來台灣工作的原因，除了想成為「好女兒」以外，也想成為「摩登的女人」。不過對於已婚、有小孩的女性來說，海外收入經常用來償還家庭債務、資助子女教育或改善生活條件，而這種經濟支持使得女性的家庭角色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

3. 隔代教養

隨著爪哇農村女性跨海工作的趨勢，隔代教養現象也十分普遍。由於夫妻長期分隔兩地，許多孩子由祖父母或其他親屬來照顧，比如Linah生下大女兒後，幾乎都在台灣工作，因而大女兒跟留在爪哇的父親關係比較親密，這也是為什麼她在生下小女兒後，決定回到家鄉生活的主要原因。她在台灣期間，就像其他許許多多從事跨海勞動的人一樣，與孩子的聯繫主要依賴於社交媒體，爪哇人通常使用WhatsApp與家人視訊。



〈上圖〉相框中Linah與先生的結婚照和妹妹的結婚照（下）並置一塊兒。當時結婚時還流行穿戴裝飾非常華麗繁複、色澤鮮艷的傳統爪哇宮廷服飾。結婚時新郎、新娘通常會換兩套不同的樣式，正好這兩張姐妹的照片顯示了這兩套服飾。而現在這種爪哇傳統服飾已不再流行，新娘在結婚時會戴上較為華麗的伊斯蘭Hijab頭巾，新郎會穿印尼蠟染的改裝式西裝。

〈下圖〉前往Linah父親的老家Kutawaru，我們騎機車前往Cilacap的河岸準備搭船到對岸，Kutawaru四周有河流和紅樹林環繞，很像一座島，實際上還是與Cilacap相連。當地經濟主要是漁業，如Linah的父親是養螃蟹的，這裡傳統爪哇文化濃厚。臨隔是印尼著名的Nusakambangan監獄島。

